

報德不報怨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崔子玉座右銘曰。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

曹彬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文正公仲淹以天章閣

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爲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顧問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已心。後起廢爲慶帥。過關。乃泣見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公。家傳亦曰。沔帥慶州。過關。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恐幾無所容。唐質肅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

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脩撰帥荆南。潞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臺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擯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吳參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

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之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爲湖南轉運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爲慙

張文節知白初參知政事爲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分司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乙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

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抵我豈可以私報也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

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陳忠肅公瓘。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慄以私隙。詬爭。章密取旨。送慄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爲公報忿。蓋公貶台州。石慄窘辱百端。迫脅累矣。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慄亦沾親。慄屬宰求館舍。宰以爲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卹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慄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爲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眉州人。欲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滎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綃網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宋元憲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菜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持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

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聞謂行乃罷歐陽文忠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

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
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信
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
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敢言無怨
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
遠如此

范文正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
氏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
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既諸子皆公為葬之
歲別為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冀城逋人飯執而
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
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歐之王遂去
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
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
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
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王為參知政事奏務均教
練使務均亦改行自脩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
恩也如此東齋記事

虞公允文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

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執政。彈公及公爲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子。服久遠。竄請貼職與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豈不曰。以德報怨乎。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爲脩從子晟妻。與人滲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爲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饑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記聞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德舊人議論不叶。遂
選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呂惠卿至執政。惠卿事
荆公如父子。荆公罷相。惠卿欲代荆公。恐其復來。
乃因鄭俠獄陷王安國。亦以沮荆公也。自是凡可
以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智。荆公再相。於是起華
亭詔獄。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
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聞。其
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
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節
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

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後果然。
哲宗親政呂汲公大防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
議大夫范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
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
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
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
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濟昏葬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
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
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
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舊故乎曰
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縑
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

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
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范公堯夫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
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
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遣
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
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
女。又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
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俸錢嫁與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
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
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
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
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
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達。當具舟
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
於道。

竇禹鈞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旣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

昌熾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

進士第

尚書彭公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音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韓忠獻公琦。重恩義。賙人之急。視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旣乏。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孫子。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少

善尹師魯。師魯云。割俸畀其孤。爲直其寃于朝。仍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王公質。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或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公比公爲子產。

薛簡肅公奎。爲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東軒錄云。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毳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曰。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子。吾特憐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見矣。

謝逸記曾魯公希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

頃官于某。以其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蹠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

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江唐御影響錄載王丞相曾事同。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父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二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

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戚維之子，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文鼎之子。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祖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澠水燕談錄見石祖徠集。

出處類

出處
處患難

義命
休致

悟道

出處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厲風俗。知蘇公頌。又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任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場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其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道諸丈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浮世利名真如螻蟻過前何足道哉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自便去就自在嘗

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

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

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一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

徃徃鑄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

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

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

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

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

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

王荊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信斯言也。

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

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賈為之歎服。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公仲淹。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機。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誌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為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為諸賢不

肯為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忠文范蜀公鎮在許范公祖禹謁告省覲。上遣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賚賜蜀公。初朝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祖禹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甘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人與親舊云比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相禹第行。家傳。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若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
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
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
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
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
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乃
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
富貴貧賤壽夭。可以言命。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
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

伊川先生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
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
安義。

范內翰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
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
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

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誠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馮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具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

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湏看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旣免未得，湏復爲他官逃。

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

爲臧倉所毀。不遇曾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

蓋知命也。

龜山語錄

劉錫升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錫升曰。士之淹速。拙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其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

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鎮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祕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

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陞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爲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父未除。改朴詣中書問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

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爲
學士。席未煖而卒。識者以爲穀能知人。朴能薦士。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
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
氣不折挫。謝上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
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
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

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
食致飽。竊衣致溫。或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
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
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
而得者。焉可勝算乎。顏氏家訓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
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
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
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恬退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被褒語。

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脩。敕薛簡肅公奎。宋景文公祁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

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實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耻。舊風遂絕。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

自辯為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

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

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
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
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
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
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
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
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
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
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
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

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

得請李瑞明辨疑謂非是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
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
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
出尤奇之處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厲
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
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州後富公遺公書曰
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公維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難。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文潞公爲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大則躁競者。自知愧耻。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環。皆擢用焉。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詠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旣解奔競。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

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
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
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
師德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
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闕望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
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
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祖禹
同編修供職秘書時王荆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
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
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
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
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
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
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
為不可

呂正獻公晦叔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
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

無一年不自引求去家壘記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外一毫不

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

差遣為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

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第七當入遠忠宜欲以恩例換

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

前人立志例皆如此舍人答書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王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

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

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列耶師魯終身以

為媿別錄

處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數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范忠宣公在隨縣一年。州事甚繁。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書惇敗。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其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未能自己。人若避奸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又聞見惇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所舟獲。扶忠宣出。衣盡濕。願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十

告惇以少與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兒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陳忠肅公瓚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又之人莫敢以

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
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爲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
以介意。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械知州事。且
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爲將有處分于公也。械
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
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
巡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
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
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
副本。而械爲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發問曰。

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械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
書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
以爲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
廷指揮取尊堯集耳。遣瓘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而以
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詆誣。時相學術淺短。
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
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
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顯就誅
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械不待公言。屢揖公退。尋

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
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
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為撓憾亦終不能為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
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
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
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
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
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
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

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 朝廷遣使入
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
大責難逃 朝廷不使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
正典刑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
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
祐內臣陳衍書稟聖相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
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遠往諸郡以虛聲通諸流
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漫知惇卞意時公貶所
有士豪綠縑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
見惇卞殊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

能殺公意違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
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取徑驅至公貶所
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
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
曰聞 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
難矣客從其僕取鐵闕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
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
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
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
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如

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
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
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
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惇等謀害公既不克是時
昭懷寵冠六宮隆祐幽廢惇乃以公頃論禁中產
乳母事媒孽之始鄒志宁亦嘗諫立劉氏坐竄嶺
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橐以檻車抵二公貶所欲
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 哲宗登遐 徽宗即位
置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不收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

待制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為詩識之驗。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曾公肇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

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行述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膏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為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定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

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
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
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
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呂氏雜志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鬣髮皆勝平昔。

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憂患難貧賤，若富貴

榮達即不
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
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

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餼，金公曰：
贖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
韋以適己。為悅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
安者。

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壅軌，動止有則。談經
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碑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
予平生嗜書，老來自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
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及異數，見羣出西方，欲
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

被禍惡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猝。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之於石，家傳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

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聽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鏤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

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

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輿歸蜀。與親舊樂
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
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
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
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
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焉。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一老來歸。漢室
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
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
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
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
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
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乖
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
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
輩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
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

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
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
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
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
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
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
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

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
魯公亦致仕而去
餓鳥臺上噤無聲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
都時雷韓公以司

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
會乃集洛中公卿

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迄
中風俗尚齒不尚

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
命閩人鄭奐繪像堂

中時雷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
封郎中席汝言皆

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
六太常少卿趙

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
行已皆年七十五

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
皆年七十

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比自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萊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人。文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選華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

且程大中珣。席司封汝言。比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

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
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傳曰青雲歧路游將
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青相雜記

青相雜記

檢査者 譚新嘉
覆査者 李文琦

冊 共存肆冊

(第 叁 冊)

書 名 自警編

刊寫時代 宋刊大字

裝 式 綫裝

卷 數 第丁(天千為次序)

葉 數 柒拾玖葉

行 格 半葉拾行行式拾壹式叁字不一律

高 廣 高柒寸式分廣壹尺又式分

邊 口 左右雙綫白口第壹魚尾下標書名丁第式魚尾下標葉數下口有刻工名氏

印 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

編中凡列朝廟號皆空壹格首兩葉略註已修

及狀況

覆査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叁 月 拾 叁 日

自警編

事君類下

憂國 薦舉

用人 使命

憂國



杜正獻公行。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行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王文正公曰。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惶恐。莫敢見。公曰。此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